

沪 剧

戰士在故鄉

倪竟雄 余樹人編劇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08



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

“战士在故乡”

倪竞雄

余树人

編劇

飾剧中女看护
的是該团团长
陈芸兰，飾殘
廢軍人的是該
团演員邵涇
孙。



•陈瑩摄•

前 記

这个剧本描写了一个双目失明的殘廢軍人回到故乡以后，克服了困难，坚持着工作的故事。它歌頌了我們最可爱的人的崇高革命品質，贊揚了一个女护士的崇高爱情，他們不但在前綫是出生入死的英雄，在建設崗位上也同样是堅強不屈的好战士。通过剧中主人公的生活遭遇，剧本也批判了把爱情建筑在虛榮和外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，同时反映了当时农村中尖銳的階級斗争。

引起我們写这个剧本是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許多动人事迹。四川有个郭炳清，山东有个刘元林，部队有个二級人民英雄曲之伟，东北还有个双目失明的化工厂党支部書記……他們都是战斗中的英雄人物，为了祖国和人民，他們在战争中負了伤，成了殘廢，可是他們并沒因此而失却斗志，仍然繼續战斗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綫上。

他們的生活遭遇也是曲折动人的，我們的现实生活里有董广荣这样的女青年团员（郭炳清的

爱人，一个貧农的女兒），楊靜瑛这样的女共产党员（曲之伟的爱人，一个部队軍医院的护士），……把爱情献給了这些英雄的战士，使他們获得了幸福。

这些生动的真实的故事，給我們安排下戏剧結構和情节，提供了剧作的基础。只是限于深入生活不够，思想水平不高，剧本中所描繪的形象跟现实中的人物还有很大的距离，不能把他們的高尚品質深度地表現出来，我們企望着讀者和观众的批評和帮助，使作品获得提高。

倪竞雄 余树人 1958.4.6.

战士在故乡

〔滬 剧〕

时间：1957年暮春。

地点：太湖边上的一个村庄。

人物：张伟明，男，二十八岁，残废军人。

张大嬷，女，五十五岁，伟明之母。

王淑贞，女，二十三岁，军医院护士。

王老根，男，五十岁，社长。

王 妻，女，四十八岁，淑贞娘。

林秀英，女，二十二岁，会计。

李 彪，男，三十二岁，乡长。

陈老七，男，三十八岁，社员，贫农。

阿 康，男，二十一岁，社员，贫农。

阿 梅，女，十九岁，社员，中农。

杨小六，男，三十五岁，生产队长。

杨祥福，男，五十二岁，地主。

二寡妇，女，三十四岁，反革命分子老婆。

根 生，男，三十四岁，社員，新中农。

双 喜，男，三十岁，社員，新中农。

农 妇，甲、乙。

青 年，甲、乙、丙。

姑 娘，甲、乙。

第 一 場

時間：一个春日的下午。

布景：在滨湖乡楊家灣的村道上，——遙見葱翠的洞庭山，衬着碧綠的湖水，近处是一片麥田，麥穗累累，道旁大树成蔭，枝头鳥雀喧鬧，山明水秀的江南景色，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。

幕启：传来一陣响亮的山歌声：

山歌好唱口难开，

櫻桃好吃树难栽，

白米飯好吃田难种，

鮮魚湯好吃网难攀。

〔歌毕，一陣熱鬧的人声，有喊好的，有叫再来一个的，那是紅旗社第一生产队在附近做秧田〕

〔二个社員挑着肥料过場〕

〔阿梅挑着一担肥田粉上，后面有阿康急促的

喊声：“阿梅，阿梅，等一等——”)

阿 梅：(停下了担子)

(阿康挑担急呼呼地上)

阿 康：阿梅，为啥跑得这样快，人家哇啦哇啦喊你，你都不应一声。

阿 梅：你有啥事体啦？

阿 康：放下担子，坐下歇歇，我有话问你。

阿 梅：(犹豫地放下担，坐在树墩上，把包头毛巾拉下来擦着汗)

阿 康：阿梅——

阿 梅：……

阿 康：阿梅——

阿 梅：到底啥事体啦？

阿 康：(唱“流水”)

这几天，
你为啥见我避开，
对面碰头也不理睬，
我有啥地方得罪了你，
请你不必生气当面谈。

阿 梅：……

阿 康：(弄僵了，自己圆场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梅子塞给阿梅)吃梅子吧！

(接唱)梅树是我亲手栽，

梅子是我亲手采，
头年結子时鮮貨，
你尝尝味道嶄不嶄。

阿 梅：我不要吃。

阿 康：你不是最喜欢吃梅子嗎？

阿 梅：（推开阿康的手）哎呀，人家心里煩都煩死了，你还要纏不清。

阿 康：（沉不住气了）唔！一心想做上海人，連乡下出的东西都不要吃啦！

阿 梅：你……（她显然被刺疼了，霍地站起来挑着担子跑下）

阿 康：（懊丧地坐在阿梅坐过的树墩上）唉！

（唱“三角板”）

我真是个大傻瓜，
为討好反而得罪了她。（將手中梅子一个一个扔得老远）

〔林秀英上，她打扮得俊俏整齐，眉目间一副与众不同的矜持之色，她看见了阿康的侧相〕

林秀英：阿康，一个人在此地发啥呆！

阿 康：（一惊）林——林會計

林秀英：好呀，人家都在生产，你一个人躲在这里想心事，你这个青年团员，当心被人家批評。

阿 康：林會計，我——唉……

林秀英：又和阿梅鬧意見了嗎？

阿 康：人家心里已經沒有我这个人了！

林秀英：噲，这么严重啊？你們呀——

(唱“基本調”)

好比五月黃梅天，
一歇落雨一歇晴，
介大人還像小囡樣，
吵吵鬧鬧阿要難為情？

阿 康：林會計，我有正經事情和你商量！

林秀英：(打斷)快去生產吧，有話等空了再講吧。

阿 康：反正就要歇工了，林會計。

(唱“基本調”)

你是我們的團支委，
又是阿梅入團的介紹人，
她近來思想有問題，
請你幫助多關心。

林秀英：毛病，啥個問題？

阿 康：(接唱)她母親逼她到上海，
城市里把對象尋，
她近來對我也變了樣，
對面看見不叫應，
不知她葫蘆里賣的什麼藥，

真叫我难猜她的心。

林秀英：真的？

阿 康：（唱“三角板”）

楊家灣人人都晓得，
为啥你一点也不知情？

林秀英：噢，

（唱“基本調”）

怪不得阿梅近来勿开心，
她母亲真是一个旧脑筋，
这都是资本主义坏思想，
讓我去帮助阿梅講講明。

阿 康：那就謝謝你啦。

林秀英：我是团支委，这种事我应当管，你放心好了，快点去生产，不要为了私事耽誤公事，晚上到民校来开会。

阿 康：好。（心情轉为高兴，挑着担子下，碰上挑着空担的阿梅，对她笑笑，阿梅有些弄不懂）

林秀英：阿梅，你等等走。

阿 梅：秀英姐，有事嗎？

林秀英：刚才阿康跟我說……

阿 梅：秀英姐我知道，本来我要找你商量呢。

林秀英：你和阿康的事到底怎么样了？

阿 梅：是我娘要我到上海去。

林秀英：你为啥不跟你娘讲，你跟阿康好了呢？

阿梅：我讲了，她不赞成我跟阿康好。

林秀英：为点啥呢？

阿梅：（唱“基本调”）

她说道若与阿康婚姻配，
除非他，拿出一笔茶礼银，
二百块钱人民币，
外加毛货衣裳件件新。
这些条件办不到，
休想上门来提亲。

（转“三角板”）

秀英姐，她明知阿康拿勿出，
存心拆散我们两个人。

林秀英：那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？

阿梅：我，我还拿不定主意！

林秀英：为啥？难道你不爱阿康？

阿梅：（摇摇头）

林秀英：既然爱他，为啥打不定主意？

阿梅：我说不上爱他，我是喜欢他。

林秀英：傻丫头，喜欢他不就是爱他啦。

阿梅：秀英姐，我娘不答应怎么办呢？

林秀英：阿梅，你呀，真像小囡一样，你听我讲：

（唱“基本调”）

婚姻本是終身事，
你的意志要堅定，
你與阿康從小在一起，
知心著意兩相親。
阿康他，文化雖低勞動好，
思想進步很熱情，
他是一心一意愛上你，
對你阿梅情義深。
阿梅呀，愛情好比無價寶，
千兩黃金難買一顆心。
想我秀英愛表哥，
忠誠不變多堅定，
他出外已有四年多，
我是有始有終將他等。
你若真心愛阿康，
當然不嫌他家道貧；
你若真心愛阿康，
不管你母親肯不肯；
你若真心愛阿康，
應該有始有終不變心。

阿 梅：（旁唱“基本調”）

听了秀英姊姊一番話，
阿梅句句記在心，

我与阿康早相約，
應該有始有終不負情。
只怪姆媽來反對，
害我阿梅難做人。

林秀英：阿梅！怎么样？你回去仔細想想吧，一个姑娘家，主意要堅定，眼光要遠，千萬不能做楊柳條，風吹兩邊倒呀！

阿梅：秀英姊，謝謝你幫助我，我回去想想，再告訴你！（挑起担子遲疑地下）

林秀英：（望着她的背影自顧地搖搖頭）阿梅這姑娘真不懂事！（她想走，路旁的野花吸引了她，摘下一朵來吻吻，插到頭上）

（枝頭鳥語啾啾，遠處又傳來山歌聲）

山歌越唱越有情，
只要哥哥聽分明，
哥哥若有真情意，
山歌也好做媒人。

林秀英：（被此情此景引起無限遐思）
（唱“夜夜游”）

春光明媚景色新，
菜花黃來麥葉青，
路旁野花香噴噴，
枝頭小鳥鬧盈盈，

恋情山歌声声唱，
不由我，
想起表哥心上人。
他在部队里当军官，
南征北战有功勋。
四年前，
他从朝鲜回家转，
我对他一见就倾心。
我爱他，
人材出众的英雄汉，
他爱我，
年轻美丽又聪明，
互相爱慕情意深，
海誓山盟终身订。
只可惜，
他假期一满归队去，
我真是难舍又难分。
希望他再隔两三年，
接我到部队去结婚。
谁知道，
他又到东海最前线，
到如今未曾回转门，
听说是，

前綫負傷進醫院，
是否恢復健康不知情，
最近一年音訊斷，
我真是，
望眼欲穿急煞人。

〔她倚在樹上，想得出了神，楊小六從田頭上〕

楊小六：啊呀，林會計在這裡，難得難得，什麼風把你吹來的？

林秀英：楊隊長，我是來通知青年同志晚上去民校開會的。

楊小六：（鬼鬼祟祟地）林會計，聽說上面有一批救濟款就要發下來了，是嗎？

林秀英：你怎么知道？

楊小六：這是好事呀，我當然知道羅。去年鬧了水災，現在青黃不接，社員們正等着解決困難呢。

林秀英：（正經地）在討論發放名單之前，你可不要隨便對群眾講哪！

楊小六：曉得曉得，幾時討論啊？

林秀英：今天晚上要請你參加討論的。

楊小六：（津津有味地）林會計，有多少數字？

林秀英：開會就知道啦，楊隊長你們小隊里秧田做得怎樣了？

楊小六：做倒快做好了，就是因为有点困难，社員們劲头沒有以前大。

林秀英：你做队长的要多教育教育呀。

楊小六：是呀、是呀，（看鐘，吹起了哨子）大家歇工了！——（回身对林）林會計，你給大家鼓劲鼓劲吧！

〔隊員們三三兩兩上，各聚一处休息，几个青年圍在林秀英身边〕

〔阿康擦去了臉上的汗，四处搜寻阿梅〕

〔楊二寡妇看透了阿康的心事，故意上前搭訕〕

二寡妇：阿康，是在寻阿梅吧，阿是叫伊来唱一只“断私情”的山歌！

阿 康：你！你高兴就你自家唱好了！

二寡妇：嘻嘻，我是个寡妇，我跟誰去断私情呀。

青年甲：那就唱一只“二寡妇相思”吧！

二寡妇：你这死小鬼！（众笑）別笑，唱就唱好了，有啥希奇。不过有个条件，阿康，你袋袋里梅子拿来吃两个，潤潤喉嚨。

阿 康：沒有。

二寡妇：嘿，人呀，真是蜡烛，人家不要吃，偏要塞給她。（故意学得怪里怪气）“喏，給你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梅子嗎？”“我不要吃！”哈哈！

〔众笑〕

阿 康：（压住火）滚你的蛋。（走到一边）

农民甲：二寡妇，你呀，你没有资格吃他的梅子。

二寡妇：啥，我没资格，怕小赤佬没有福气。

〔众又笑〕

二寡妇：我呀！哼！（挑逗地）

（唱“流水板”）

要末勿去找对象，
要找找到上海去。
机关干部当然好，
或者工人也可以。
养我吃来管我穿，
一生一世真惬意，
决不嫁给赤脚人，
做死做煞苦到死。

阿康呀，

（唱“汪汪调”）

勿是我来劝声依，
年纪轻轻应当有志气，
扔下锄头当工人，
上海去赚大工钿。
将来不愁没老婆，
黄花闺女挑挑拣拣随你便，